

第九回 黎瑤草最有心思能付度 甘非想不加聲色善提防

詞曰：

悄悄冥冥應莫測，沉於淺淺深深。何期事外有知音。無端從月底，直說到花陰。

最是癡呆偏不揣，多方送死姦淫。自施羅網自成擒。虛雷誰掩耳，閒夢不關心。

右調《臨江仙》

話說辛祭酒，因見甘頤生得人物秀美，動了個擇婿之念，因吩咐丫環去請辛小姐到後房來說話。辛小姐聞了父母之命，只得走來。辛祭酒一見就問道：「方才這甘不呆做得兩首賞牡丹詩，我送來你著，你看過麼？」辛小姐道：「孩兒看過了。」辛祭酒道：「你看此詩做得如何？」辛小姐道：「此二詩做得風流蘊藉，一氣呵成。若非真正才人，莫想道其隻字。」辛祭酒聽了大笑道：「我兒賞鑒不差。我正為這甘生做得詩好，又見人物秀美，器宇不凡，因在此與你母親商量。你開社數番，擇婿久矣，並無一可意之人，今甘生人物才品，我實愛他，意欲納為東牀，母親恐你不悅，故接你來詢問。你既亦賞其才，則我之主張，不為妄矣。況年又相當，人才聰俊，異日功名，必在我上，今若不早定，當面錯過，後悔則無及矣。」辛小姐道：「甘生才美，孩兒非不知之羨之。父親母親為孩兒擇婿，孩兒非不知選擇之美，而即當應承之。但時有不可，尚望父母姑待之，以作後圖。」辛祭酒道：「甘生才美，既以為可，便當一言早決，免其又生他想，為何倒轉要姑待？」辛小姐道：「父親有所不知。甘生此來，東西窺探，實為孩兒。即招搖其妹，歡動兄弟，亦為孩兒。即今日題詩賣才，亦為孩兒。卻絕口不談及孩兒，轉要父親去求他。蓋他自恃才高，故作此計耳。父親若先許可，則他自恃之計得而驕心益橫，視孩兒如無人矣。故孩兒求父母故待之，使他自恃才而才無所用，自恃美而美不能加，計窮力竭，再披瀝陳情，父母然後憐而許之，方足為孩兒增閨閣之榮。若此時炫售，則彼不知韞櫝之貴矣。」辛祭酒聽了大喜道：「我兒原來將他的肺腑都看見了，說來一痕不差。只是有一說，倘拒之太峻，彼又為高材捷足者先得之，豈不失此良人？」辛小姐道：「父親此事不須慮得，孩兒已看定，這甘生是個有才之人，必要有才之女，他曾是曾見過孩兒社中所傳之詩，已情輸意服，故戀戀於此，雖峻拒之，亦必不去。若拒之即去，此無情之漢，孩兒又何必定以為夫哉？」辛祭酒聽了連連點頭道：「是。」因又說道：「若是這等說來，則我今日急急求他妹子，也覺非宜？」辛小姐道：「這個不妨。輾轉反側，只聞君子求淑女；端莊正靜，未聞淑女求良人。」辛祭酒見辛小姐議論皆合情理，十分快暢，因說道：「我兒你又能識人，又得情，又得禮，凡事好自為之，我與你母親，只好總其大綱而已。」說罷，辛小姐方才退出。正是：

中心已遂河洲願，外貌還爭苜蓿求。

謾道郎貪還女愛，差些情意不綢繆。

辛小姐與父母說明情理，不欲先求於人，且按下不提。卻說甘頤在辛衙賞牡丹，見辛祭酒愛其才情，十分敬重，心中歡喜，吃得沉醉而歸，甚是得意。黎青接著，要問他事體，見他醉了，只得就打發他睡了。到了次日起來，方對黎青細說，昨日如何飲酒，如何做詩，如何求親之事。說完，又自誇說道：「節節情景都妙，最妙是辛老同兒子看完了詩，竟明明的又叫人傳與小姐去看，此中大有深意，只怕一兩日內還有好音。」黎青聽了沉吟不語。甘頤問道：「你為何不言，莫非不是好意？」黎青道：「好意實是好意，但恐好得太速倒要弄遲。」甘頤道：「芳卿此話說差了。辛老只怕不是好意，若果有好意，我看辛老為人直截，要速則速，如何得遲？卿不必過慮，但耳聽好消息可也。」黎青道：「婚姻之事，郎君並未開口，如何便有消息？」甘頤道：「這是你說的機緣。機緣未動，初時我欲求親，苦於無路。今機緣已動，只恐我不必求親，而親自至也。」黎青道：「郎君何以見之？」甘頤道：「辛小姐已有願變男兒之意，辛祭酒又送詩入看，此詩定然入眼，兩下一湊，恐這段姻緣不待我求矣。」黎青道：「只願如郎君所科，便感謝天地了。」

甘頤歡喜不盡，只坐在家中癡癡候信，不期候了一日竟無消息，心中已覺惆悵。又候了兩日，並不見蹤影，早按捺不住，在房中只是走來走去。黎青見了忍不住好笑，甘頤心下只是不服。到第四日，忽見辛解慍著人來請說：「今日平山堂，許多公子在那裡做社會，大相公叫請甘相公也去會會。」甘頤聽了，只認做有甚話說，便欣然應了。到晌午時，那家人又來請去，只吃酒到傍晚才回來。黎青問道：「今日辛公子可有甚說？」甘頤道：「許多朋友，但只是做詩飲酒，不但無一句話說，最可笑，辛解慍倒對人稱我是阿舅了。」黎青也笑起來。又過三四日，毫不見些影響，甘頤心下方才慌了，復對黎青說道：「辛祭酒前日求我妹子，開口便說，絕無忌諱，後見我牡丹詩十分歡喜，又知我未娶，又忙忙傳與小姐去看，若非有意姻緣，為何這等著急？為何至今七八日竟無消息，莫非小姐看得詩不中意？」黎青笑道：「郎君之詩，再無不中意之理。」甘頤道：「詩若中意，莫非嫌我寒賤，不願結姻？」黎青道：「郎君青年美才，終須富貴，為何嫌你寒賤？」甘頤道：「既不嫌我寒賤，辛老為何前日火熱，今日冰冷？」黎青笑道：「正為太熱了些。」甘頤道：「這是什麼緣故？」黎青只是笑而不言。甘頤不悅，因發急道：「瑤草與我這等相知，見我這等著急，卻冷眼看破綻而不言，心何忍而情何薄也！」黎青笑道：「非妾冷眼看破綻而不言。郎君在熱突突之時，以為婚姻旦夕可諧，妾若懸斷其不然，必拂郎君之意，而非所樂聞也。今日郎君情興索然，妾進言或者垂聽耳。」甘頤道：「瑤草所言，凜若蓄龜，從來敬聽，萬望教之。」黎青道：「凡結婚姻，男家求女，正也。故苜蓿有左右之彩，關雎有寤寐之求。何況多才淑女，顯貴名閨，安肯未經月老先係紅絲，才得升堂便容入幕。就是向日願變男兒之句，亦認定郎君為女子也。若知是喬妝而輕作此言，則近於不端無賴矣。唯無心而作此言，恐郎君認作有心，縱即君衣冠柯斧奔走而求，禮宜早允，義必晚成。何也？欲明證此言之為戲也。況郎君道路無媒，冰人且不知何處，止欲借二詩之靈，便欲招人秦台，吹簫引鳳，竊恐仕宦婚姻中無此捷徑也。即辛祭酒吃緊憐才，亦不知辛小姐有此

隱情，故推三阻四所不免也。」甘頤聽了不覺面色失神，啞口半晌，方頓足道：「據卿如此說來，則此婚姻倒受了改妝之累矣！」黎青笑道：「你不虧改妝，怎能得見辛小姐？怎能得題詩，引出令妹為辛解慍之求？怎能得賞花題詩，邀辛公之愛？」甘頤道：「這些事雖盡虧改妝引出，但只是終歸於婚姻無用，我要辛公愛我何為？」黎青笑道：「婚姻已穩如磐石，怎說無用？」甘頤聽了反笑將起來道：「瑤草之言，竟如兒戲。才說許多艱難，今又說穩如磐石，何相反也？」黎青道：「妾言何嘗相反，郎君不自察耳。妾言艱難者，眼前也；妾言磐石者，終身也。」甘頤道：「眼前艱難，已聞命矣。且請問終身若何？」黎青道：「終身如

郎才貌，已於願變男兒中傾出肝膽矣。今雖高峻自恃，只不過為名教立崖岸，其一片衾裯之念，已於歸在三星之下，雖王侯百輛，亦不他從矣，此非一磐石乎？郎君坦腹風流，辛祭酒已自醉心，紈綺行藏，料難入眼，豈非又一磐石乎？辛解慍貪令妹之姻，自然聳與，豈非又一磐石乎？穩雖如此，然要一時許可，等閒結親，卻是萬萬不能。」甘頤道：「若果如磐石，便遲遲何礙？但恐耽延久了，時事日非，人情或變，卻於何處去爭！」黎青道：「豈願遲，但痛惜郎君此時空著急耳。」甘頤道：「此時雖不可著急，難道竟置之不問？」黎青道：「置是不可置起，只宜懇懇款款，少致其一時秣馬之情；殷懇勸勤，道達其四海求鳳之意。使其感面生憐，憐而動念，方能妥帖。若倚才美，一味硬求，便恐難於成事。」甘頤聽了，再三感謝道：「弟之愚蒙，非卿開示，竟趨入迷途矣。異日此婚得能成就，皆卿之賜也。」遂將心腸放下，緩緩而圖。卻喜得甘頤才美出名，揚州朋友盡願結交，故朝夕詩酒，倒也不甚寂寞。正是：

朝約看花晚聽鶯，月明酒醒又詩成。
知君到處逢迎好，不慮孤身寂寞生。

按下甘頤暗暗在揚州求辛小姐之親不提。卻說甘夢，自哥哥出了門，終日侍奉母親，稍有餘閒，便拈弄筆墨，以自娛悅。不期表兄刁直，因買秀才不成，出了丑在甘頤眼裡，便不好再來走動。過了些時，漸漸忘情，放不下表妹才美，一心要思量娶她。又見甘頤出門遊學，滿心以為寡母弱女容易欺侮，便老著臉又買了些吃食東西來看姨娘，又暗暗帶了一對金鳳寶釵在身邊。見了田氏，因說道：「一向記掛著要來看看姨娘，只因前日被騙了，不曾進得學，故沒臉嘴走來。」田氏道：「賢表姪說哪裡話，功名事哪裡定得？像前日你表弟，只說府裡不取，萬萬不能進學，卻氣了出門去浪遊，誰知反湊巧進了。你今日不曾進得，又焉知明日終於不進？」刁直道：「這頂頭巾終須要戴，這領藍衫終須要穿，但只是姨母許我表妹的親事，恐怕只管耽擱下去。故今日特將此微物來孝敬姨娘，就求問姨娘，表妹這親事，不知可先做得？」田氏道：「你有話只消來說，何必破費，又買吃食來。但你表妹年紀小，還是孩子家，未必明白大道理，只貪眼前熱鬧，方才動心。況她發尚未齊，就再待一兩年，也不為遲，你莫若還等功名到手，那時一說便成，恐今日開口，反說得不慍不尬。」刁直道：「姨娘也說得是，既是這等，且慢開口，但姪兒有金鳳寶釵一對，是良匠製造的，最是工巧，我留在家中，又沒人戴，意欲送與表妹為妝奩膏沐之用。」因在袖中取出遞與田氏。田氏接來一看道：「此乃貴重之物，你妹子怎好白白受的？你還帶回去，等明日行聘時送來，豈不合宜？」刁直說：「這也不是白送表妹。前日學道的事情，多虧表弟為我出力，找原許謝他，他說至親中，抵死推辭不要。我想白白勞他，我又過意不去，故今日送此釵與表妹耍子，便不露謝表弟之跡，我心得以少安，煩姨娘可為我送了進去。」田氏道：「送進去也無用，你妹子好不刁巧，怎肯受此無名之物？」刁直道：「我志志誠誠送來一番，就是表妹不肯，也求姨娘送與她看一看，也見我的來意。倘表妹決意不受，姨娘再還我也不遲。」田氏道：「這也使得。」因一面叫收拾酒飯，就一面拿了金釵，竟到後房來見夢娘，將刁直之言細細說了一遍。夢娘聽了吃驚道：「此賊二三其說，乃是他的奸計，母親不該拿他的進來才是，母親一拿進來，他就耍賴做受他的聘禮了。」田氏道：「他已再三與我斷過，說你若不受便退還他。」夢娘道：「若如此說，他一騙母親進來，他即逃去矣！」田氏道：「哪有此理？他遠來，我還要留他吃飯哩。」夢娘道：「母親且快去看看，再來商議。」田氏還笑著說道：「我兒你怎這樣多心！你受是自然不受，等我拿去還他罷了。」因仍拿著釵兒走了出來。

及走到中堂，早不見了刁直，因著驚趕到門前，同看門的家人道：「刁相公哪裡去了？」家人道：「刁相公說已辭過太太，帶著家人急忙去了。」田氏道：「你可要快快趕上，請他回來。」家人道：「他有心去的，自然急奔，如何趕得他上！」田氏無奈，心下方服女兒聰慧，只得仍走到後房來，與女兒商量道：「你母親果然被他騙了。丟下這對釵兒在此，是個禍根，卻如何區處？除非我叫乘轎子抬到他家，送了還他方可完事。」夢娘道：「母親若到他家，他只是躲了不見，母親若將釵兒交與別人，他明日只不認賬，總是無用。」田氏道：「若收下他的，他過些時竟賴做聘禮，再與他爭辯便費力了。」夢娘道：「母親不必憂心，他這些詭計，只好騙害庸愚，怎麼騙起母親與孩兒來，待孩兒動一張紙筆，叫他再出一場奇丑。」田氏道：「你哥哥又不在家，我與你寡婦孤女，終不成去告他一狀？」夢娘道：「告是不告他，案候呈子，卻也要先動一張。」田氏道：「這呈子怎生動？」夢娘道：「母親請坐，待孩兒寫了念與母親聽。」因取筆硯，細細的寫了一張呈子。上寫道：

具首賊貯庫案候呈婦田氏，係巴縣學生員甘頤之母。禍因氏同胞姐姪刁門，所生表姪刁直，為人奸險。乘氏子甘頤出門遊學，又窺氏寡居無倚，於某月某日，忽攜金釵一對遺氏。口稱向因買秀才事敗，為施宗師究治，賴氏子甘頤乞恩解免，故以此餽謝。氏亟還之，而已遁去。氏思：氏子公言事而私受賄為賊，理合入官。又慮氏有弱女在室，恐奸險不測，改口納聘則冤尤難白。故呈首公堂，乞天台立案貯庫。倘後日遭害，則不辯自明矣。為此哀鳴上呈。

報呈人甘福

夢娘寫完，就念一遍與母親聽。田氏聽了大喜道：「我兒這呈子做得絕妙，只求他貯庫立案。那畜生若是不懷歹心，我也不去尋他，便大家罷了。他若逞弄奸險，自投羅網，卻怨我不得。」因叫甘福悄悄到縣裡去投遞。臨出門，夢娘又吩咐道：「倘縣裡太爺動怒，要差人去拿他，你須稟說，賴婚之事，尚在曖昧，未曾發動，若此時拿他來，他又有詞轉奪。只求老爺天恩，暫且案候，他少不得要來投死。」

甘福領命而去，到了縣前住下。候次日早堂，跟隨著投文牌一齊進去，跪在丹墀之內。遂有衙役下來，將各種詞狀文書，俱收了上去。一面收完，一面就發放叫出去看掛牌。眾人聽了，遂一陣擁了出去，獨甘福手捧金釵尚跪著不去。知縣因問：「你是什麼人，手中何物。為問不去？」甘福稟道：「小的乃田氏報呈人甘福，出首金釵，求老爺立案貯庫。」知縣叫人接上金釵來，又叫人撿出他的首呈來一看，看了內中情節便大怒道：「這刁直乃嫡親表姪，怎敢設計欺騙姨母，就該差人去拿他來究治。怎麼但要立案？」甘福因叩頭稟道：「塚主母說，這刁直雖蓄奸謀，尚未發露，此時對理，他定改口。故但求老爺天恩，將金釵貯庫立案，候他圖賴之時，老爺治罪，他自不能辯矣。」知縣聽了點頭道：「是。」遂批准貯庫立案。批完，又將呈子細看，問道：「這呈子上蠅頭小楷，寫得十分精工，不像是衙門人代書，卻是何人寫的？」甘福稟道：「因這刁直與衙門中人情熟，若央人代書，恐有人通知，又別生奸。故家主母就命幼女夢娘，直寫真情，叩呈老爺。」知縣又問：「這幼女多大年紀了？」甘福稟道：「才一十六歲。」知縣又問：「這幼女想亦在家讀書？」甘福稟道：「這夢娘與小主人甘頤，兄妹終年讀書，朝夕做詩。這刁直是表兄弟，知其才美，故屢屢要娶。這夢娘道他一字不通，死不應承，故刁直乘小主人久出外遊學，設此奸謀，希圖詐賴。家主母事急無門，只得首到老爺台下，求老爺做主。」知縣又問：「你小主人可就是施宗師的案首？」甘福道：「正是。」知縣問了，胸中了然，因發放道：「呈子本縣已准立案。」

了，你去罷。倘他別端謀害，可速來稟我。」甘福叩頭謝了出來回家，細細報知田氏。田氏方大喜，與夢娘說道：「我兒虧你這一算，方不怕他後來胡說。」大家安心不提。

卻說刁直自送了金釵與田氏，哄得田氏拿釵入房，他便走了出來，悄悄尋著橫黛村裡中的都圖保長，說道：「今日我學生定下了甘秀才的妹子續弦。因是舊親，又是愛親做親，故這些虛套儀文都省了，單用金釵鳳一對為聘，其餘俱是折禮，故不曾請得眾位吃杯喜酒。聊奉折席一兩，屈列位自沽一壺見意罷。」眾裡保道：「甘家這位小娘，我這橫黛村中，無一人不稱贊她的才美。聞說她不肯輕易嫁人，定要才貌敵得她過的，方才肯嫁。不期今日卻被刁官人定了，恭喜恭喜！厚意本不當領，但是這樣大喜，若不紅紅臉，便沒興頭，只得要拜領了，多謝多謝！」

刁直見眾人受了，自然要張揚開去，滿心歡喜。忙忙還家，也打賬要請親眷鄰舍，傳出名去，明日好賴賬。又恐怕田氏要趕來還他金釵，故躲了數日不敢見面。直過了七八日，全不見動靜。又央人暗暗到洗墨溪上來打聽，又見甘家靜悄悄的住著，並不見有甚說話，遂放大了膽，竟下帖子請親眷鄰舍吃喜酒，以為已聘定了甘秀才的妹子續弦。眾親來問道：「是幾時行聘的，竟不知道，失賀為罪。」刁直道：「是某月某日，因是舊親，今又是愛親做親，故略去儀文虛套，一概都是乾折，只用一對金鳳寶釵為聘。」眾親咸聽了，俱信以為真，歡歡喜喜，吃得盡醉而去。正是：

暗算只誇奸計巧，橫行盡倚勢頭高。

誰知弄到遭殃地，都是區區惹火燒。

刁直見諸事俱妥，甚是滿意，忽想起尚少兩個媒人，明日怎生去娶，只管低頭暗想。只因這一想，有分教：得辱為求榮，弄巧反成拙。

不知後事如何，且看下回分解。

[返回 >>](#) [兩交婚小傳 >>](#)

[上一篇](#) [下一篇](#) 本書來源：[開放文學網站](#)